

金聖
歎評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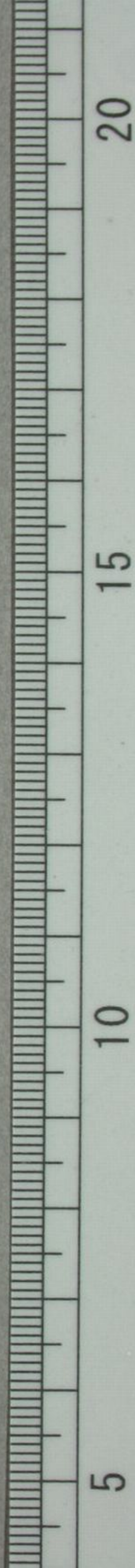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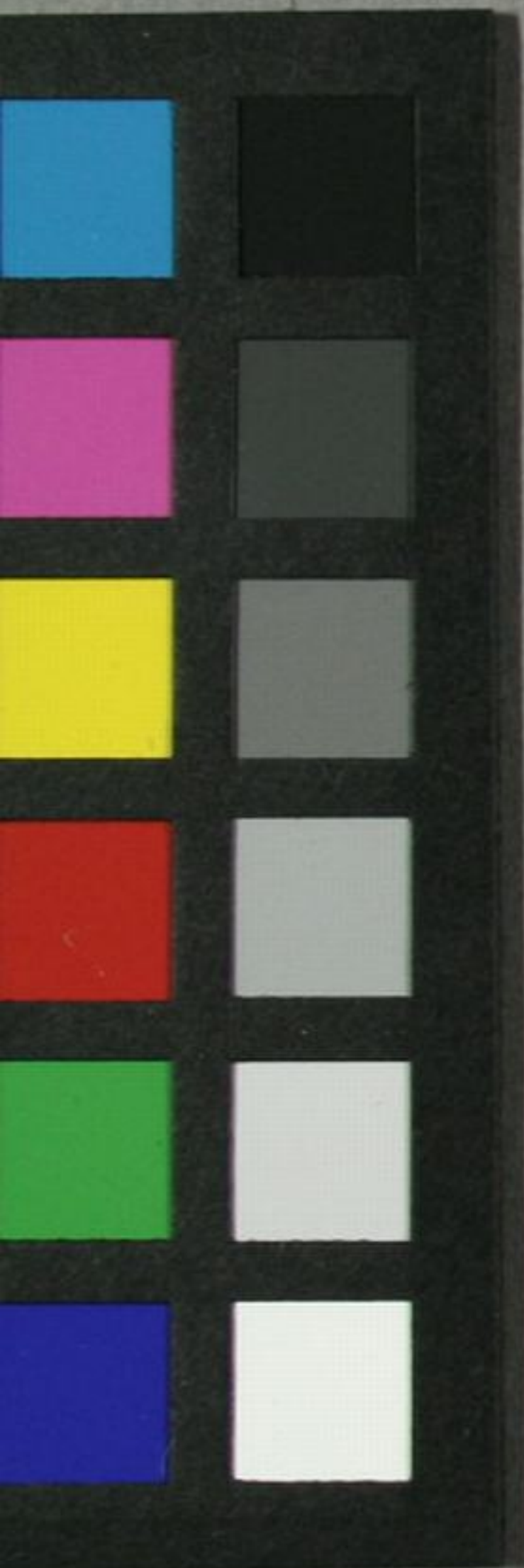
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7

8



文庫 11
D 247
8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762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聖歎外書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前回寫吳用劫江州皆呼衆人默然授計直至法場上方突然走出四色人來此回寫宋江打無爲軍却將秘計一一說出更不隱伏一句半句凡以特特與之相異也然文章家又有省則加倍省增即加倍增之法既已寫宋江明明定計便又寫衆人箇箇起行不寫則只須一句寫則必須兩番此又特特與俗筆相異不可不知也打無爲軍一事宜已都在定計時明白開列入後正叙處只將許多只見字點逗人數而已譬諸善奕者滿盤大勢都已打就入後只將二子兩子處處劫殺便令全局隨手變動文章至此真妙手也

寫宋江口口恪遵父訓寧死不肖落草却前乎此則收拾花榮秦明黃信呂方郭盛燕順王矮虎鄭天壽石勇等八箇人拉而歸之山泊後乎此則又收拾戴宗李逵張橫張順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侯健歐鵬蔣敬馬麟陶宗旺等十六箇人拉而歸之山泊兩邊皆用大書便顯出中間奸詐此史家案而不斷之式也

日本

成島柳北

閱

伊達邦成
土生柳平

校

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一路寫宋江使權詐處，必緊接李逵粗言直叫，此又是畫家所謂反襯法，讀者但見李逵粗直，便知宋江權詐，則庶幾得之矣。寫宋江上梁山後，毅然更張舊法，別出自已新裁，暗壓眾人，明欺晁蓋，甚是咄咄逼人，不意筆墨之事，其力可以至此。

話說江州城外白龍廟中，嘗論一篇大文，全要尾上結束得好，固也。獨今此文，忽然反在頭上，不知其人等，是結前文為起後文，但見其有切玉如泥之力，可見文無定格，隨手可造也。梁山泊好漢，先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計一十七人，多他許，領帶着八九十箇，悍勇壯健，小嘍囉，看地許多，尋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江上敘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籌好漢，許多大將，也帶四十餘人，看地亦有一百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結城裏，裏黑旋風、李逵、兩枝人馬，是一箇人，可稱箇人，此上文結敘山泊江上，不可不稱，雄師筆引眾人，忽然寫出，引眾人三字，便令山泊江上，九人，無不悉為季墨之妙，史運未及，殺至尋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十五人，都在白龍廟裏聚義，是恒人之筆，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城裏軍兵，搥鼓搖旗，鳴鑼發喊，追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眾好漢，吶聲喊，都挺手中軍器，齊出廟來，迎敵，劉唐、宋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三阮，就江邊看時，見城裏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中須知五七千，不是從眾，人眼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裏都使長鎗，當先，背後步軍，簇擁。

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逐砍將入去，當先，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軍亦出色，寫得極花，榮見前面的軍馬，都托住了鎗，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為頭領的一箇馬軍，颯地一箭，只見番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吃了一驚，各自奔命，活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中活重，記律也，這里家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野爛，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搥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好幾日不敢出來，打高州，地為家，多好漢，拖轉黑旋風，收編住，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眾人完備，都叫分頭下船，開江便走，脫下，却值順風，拽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家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眾好漢，到莊內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眾人都相見了，太公道：眾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裏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箇猪羊雞鴨，珍有異饌，排下筵席，管待眾頭領，飲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哥眾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于縲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路上來，是人道，語江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來，我又不曾叫他，是哥，口稱眾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眾人道：小人宋江，若無眾好漢相救，時和戴院長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眾位，只恨黃文炳那厮，搜根剔齒，聰明人為人幹事，性不遭人，幾番咬毒，要害我們，這冤讐如何不報，怎地啟請眾位好漢，再做箇天大人情，去打無為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我們眾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離江州，是心無亦非，高其，節成，止為，故。

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警也未為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殺得來一者山遙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各處謹守不要廢想只是趁這箇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準備花榮道哥哥見得是榮靈雖然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徑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箇人去那里城中探聽虛實也要看無為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黃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薛永持用無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為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別了眾人自去了只說宋江自和眾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為軍一事整頓軍器鎗刀安排弓箭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限備已了只見薛永去了兩日帶將一箇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做得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鎗棒曾拜薛永為師人見他黑瘦輕捷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為軍城裏黃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見了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一無為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薛永說江州消息候健說無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口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平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詞嘲事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為軍打聽正撞見這箇兄弟出來喫飯因是得知備細薛永只說江交卸宋江道候兄何以知之候健道候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

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他家做衣服因出來遇見師父提起仁兄大名說起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箇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止為後門便預先添出一箇大官人來然又何必殺大官人故反加與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為軍城中都叫他黃面佛好佛子這黃文炳雖是罷開通判心裏只要害人慣行歹事無為軍都叫他做黃蜂刺好他兄弟兩箇分開做兩院住此數語是特生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却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斬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拍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喫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尚兀自未回來反讀至而不見疑之甚矣人之不識時也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候健道原是一家分開如今只隔着中間一箇菜園文燁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候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五十口報警至殺其四五口可稱大快然殺之妙如此道天教我報警特地送這箇人來雖是如此全靠眾弟兄維持眾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盜奸惡之人味江以私怨殺黃文炳家四五口與哥哥報警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箇却與無為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不仁眾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計只望眾人扶助扶助眾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穆太公調遣諸將第一昭著是太公

五才子奇書 卷之四十五 三

一吳用調遣對付八九十箇火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船兩隻小船夾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船寫出五隻大船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船寫出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船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為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為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鷄鳴便教自勝上城策應先插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是便上城去處寫出再教石勇杜遷扮做巧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為號便要下手殺把門軍士寫出一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完李俊張順寫出宋江分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先一隊明寫理伏此一番與劫江州寫時不務要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巧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策應作這里自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眾好漢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准備了器械船艙裏埋伏軍漢眾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此是隊中軍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隊二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隊三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隊四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隊五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看理江州城裏消息防隊守先使童猛掉一隻打漁快船前去探路進有退有攻有守有伏有應有伸有縮妙甚有小嘍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裏火家莊客水手攆駕船隻當夜密地望無為軍來是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涼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清如許殺人放火事編用絕妙好辭寫得景物約莫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為江岸邊揀那有蘆葦深處胸中無所不文妙人其一字兒纔定了船隻只見那童猛見字如聞樞子落柙之聲只回船來報道城裏並無些動靜好宋江便叫手下眾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

囉各各拖了沙土布袋并蘆柴就城邊堆垛了眾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不惟精於行文亦復精於行兵其餘頭領都透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鷄鳴只見城上只見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只見已在那里接應等候把手指與眾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好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里妙。調遣曲折前文已詳此處連用數箇只見不過更將前計再一點醒之耳若又白勝道逐一板板應出便覺了無靈變之氣只就一問一答顯得眾人無不效命筆法妙絕他兩箇潛入黃文炳家裏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曾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箇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眾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只見侯健只見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裏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火官人與二官人何涉然大官人失火而搬運箱籠前來寄頓此言直敲得門開我自自有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箇把住兩頭精於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葦柴搬來堆在裏面侯健就討了火種遞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箇裏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晁蓋宋江等吶聲喊殺將入去眾好漢亦各動手見一箇殺一箇見兩箇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看獻勤人只見了文炳一箇文情奇絕偏要作此一閃眾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儻下許多家私金銀積儻下七字與天下一看樣收拾俱盡大哨一聲眾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透城上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的軍人却見

前街隣舍拿了水桶梯子都奔來救火好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是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戴宗報讐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間管事眾隣舍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寫得好只見黑旋風李逵五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眾隣舍方纔吶聲喊擡了梯子水桶一開都走了寫得這邊後巷也有幾箇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挖了麻搭火鈎都避來救火寫得好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寫得只見薛永頭一箭射翻了一箇李逵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寫得只見薛永六只見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裏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當時李逵砍斷鐵鎖大開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必盡從門下出去便是死筆此獨寫出紛紛雜雜得正是要眾人都從門下出去也到此忽然寫只見三阮張童七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為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趕只得回好避了寫得這宋江一行眾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結上都上了船搖開了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却說江州城裏望見無為軍火起蒸天價紅此一句上邊都紅上文只寫眾人各火滿城中都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裏議事健語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敝鄉失火敝鄉二字妙寫急欲回家看戲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文炳之被捉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為軍來看見火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此一句下船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裏火比做黃文炳見說了心裏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裏只見一隻小船從江面上搖過去了妙寫只見八少時又是一隻小船搖將過來搖過去搖過却不可言却不徑過望着官船直撞將來小船商量可知從人喝道甚麼

船敢如此直撞來只見那小船上一條大漢跳起來只見手裏拿着撓鈎又妙又搭可救火口裏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船只道手裏拿一鈎也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裏失火那大漢道北門黃通判家第一句是敝鄉第二句是北門第三句是梁山泊好漢殺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不知高低寫得那漢聽了一撓鈎搭住了船便跳過來寫得黃文炳是箇乖覺的人早瞧了一分便透船梢後走望江邊躡身便跳寫得只見當面又是一隻船傳見疾水底下早鑽過一箇人把黃文炳劈腰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船來寫得船上那箇大漢早來接應寫得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裏白條張順船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箇好漢立在船上那搖官船的梢公只顧下拜波餘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顧捉黃文炳這廝你們自回去說與蔡九知府那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鱸頭早晚便要來取從斬首犯船公戰抖的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已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兩箇好漢擡了兩隻快船徑透穆弘莊上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眾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可謂高才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岸眾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太公莊上來朱貴宋萬接着眾人韜不亂久到莊裏草廳上坐了宋江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楊樹上請眾頭領團圍坐定宋江叫取一壺酒來與眾人把盞上自晷盞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廝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讐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我兩箇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與你有殺父之讐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輝與你這廝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聞你

那城中都稱他做黃面佛，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浸潤官長，欺壓良善，我知道無為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箇刺，解頭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厮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宋江便問道：「那箇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得此一人動手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喫，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厮，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惡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你這厮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攬撥他，特許之說炳心無辜，今日你要快死，快奇絕老爺却要你慢死，慢絕，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揀揀，揀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用看術，術江輔得性，便衆頭領慌忙都跪下，齊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才，自小學吏，初世為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諷得奈緣力薄才疎，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守父親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傑，不想小可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讐，如此犯下大罪，開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繇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宋江此語亦不必說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假收便疾，只恐事發反遭，許宋江口去，兩番都上山，却前在清風，表其以權術為生，平今在江州，反遭下，辭前

未說言未絕，李逵先跳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喫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寫權術處，術人必能辨，先跳起來，四字妙便見衆人尚疑，是宋江道：「你這般粗鹵說話，全在各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事人極似不相強者，然寫宋江權術，不可當之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開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宋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裏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舊宋江，新花榮，舊戴宗，新李逵，舊李立，新呂方，舊郭勝，舊唐，舊杜遷，舊石勇，舊薛永，新侯健，新在後，舊第三起便是李俊，新李立，新呂方，舊郭勝，舊童威，新童猛，新第三起，舊第四起便是黃信，舊張順，新張橫，新阮家三弟兄，舊頭，舊第四起，舊第五起便是穆弘，新穆春，新燕順，舊王矮虎，舊鄭天壽，舊白勝，舊在後，舊第五起，舊二十八箇頭領，氣力有，神彩，帶了一千人等，將道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願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願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火，放起十數箇火把，燒了莊院，撒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且不說五起人馬登程，節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黃門山，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僱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只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響，漸與把力，攔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問生，權術，便得，為頭，揚揚，來江無能，不出，一

齊趙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箇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籌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
 喝道你等大開了江州劫掠了無為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候你
 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
 可宋江跪處寫宋江權術通人好在宋江四身出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性命
 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辭令不至無人不又響那四籌好
 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下軍器飛遶前來拜倒在地下文說道俺弟兄四
 箇只問山東及時兩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箇見面掩聽知哥哥在江州為事喫官司我弟
 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有張蓋等六籌好漢劫法場便李逵獨自一箇劫法場以陪之
 無不劫牢文之極只是不得箇實信劫法場若單李逵幾誤大事尚劫牢若單歐鵬前日使小
 又燒了無為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里來節次使人路中來探望猶恐未真故反
 作此一番詰問得此一段衝撞哥哥萬勿見罪今日幸見仁兄小寨裏畧備薄酒粗食權當
 接風請眾好漢同到敝寨盤桓片時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為頭的那人姓
 歐名鵬祖貫是江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熬出痛語又這
 箇名字喚做摩雲金翅第二箇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科
 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畧精通書算積萬累千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陳排兵因此人
 都喚他做神算子第三箇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金陵建康人氏原是小番子間漢出身吹得
 雙鐵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鐵笛仙第四箇好漢姓陶名宗旺

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身能使一把鐵鍬有的是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喚做
 九尾龜怎見得四箇好漢英雄這四籌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菓盒一大壺酒兩大盤
 肉托來把蓋先遞與宋江次遞花榮戴宗李逵與眾人都相見了一面遞酒沒兩箇時辰第
 二起頭領又到了起看一齊一箇箇盡都相見把蓋已遍邀請眾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
 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籌好漢便叫推牛宰馬管待却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
 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省手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
 江飲酒中間在席上問話道今次宋江投逖了哥哥晁天王他日便更無餘人能奪之者焉宋
 如江權術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棄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他處寫
 前番大上之知四箇好漢齊答道若蒙二位義士不棄貧賤情願執鞭墜鏡宋江晁蓋大喜便
 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眾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
 日宋江晁蓋仍舊做頭一起真到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著二十里遠近四籌
 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起第
 增出新更無舊宋江又合得這四箇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蓋說道晁蓋
 一江調撥看他在第一起將自已與晁蓋兩箇其餘三人真是掃心腹更不着小弟來江湖上
 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遍看他自家化之筆一句可謂奇哉
 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塌地與哥哥同死同生功高則衆人不得而爭之心赤則
 益不得而一路說着間話此是宋江擊權詐語却說今復安在哉後人笑前人後人生則是
 話世間笑事初可勝歡不覺早來到宋貴酒店裏了且說四箇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

一起再一落遂令宋江自在廚中讀者本在書外却不知何故一時便若打併一片心魂共受若干驚嚇者燈昏牕響壁動鬼出筆墨之事能令依正一齊震動真奇絕也

上文神廚來捉一段可謂風雨如磐蟲鬼駭逼矣忽然一轉却作花明草媚團香削玉之文如此筆墨真乃有妙必臻無奇不出矣

第一段神廚搜捉文妙於駭緊第二段夢受天書文妙於整麗第三段羣雄策應便更變駭緊為疎奇化整麗為錯落三段文字凡作三樣筆法不似他人小兒舞鮑老只有一副面具也

此書每寫宋江一片奸詐後要緊接李逵一片真誠以激射之前已處處論之詳矣最奇妙者又莫奇妙於寫宋江取爺後便寫李逵取娘也夫爺與娘所謂一本之親者也譬之天矣無日不戴之無日不忘之無日不戴之非有義可盡亦并非有恩可感非有理可講亦并非有情可說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存存口說而已乎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我念我父然則爾之念爾父也殆亦暫矣我聞諸我先師曰夫存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推而放之四海而準者以存我父者存我君謂之忠以存我父者存我兄謂之悌以存我父者存我友謂之敬以存我父者存我妻謂之良以存我父者存我子謂之慈以存我父者存我百姓謂之有道仁人也推而至於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順謂之不存故知存者百順之德也萬福之原也故知存之為言順也順之為言時也時春則生時秋則殺時喜則笑時怒則罵生殺笑罵皆謂之存故知行存非可以口說為也我父我母非供我口說之人也自世之大逆極惡之人多欲自言其存於是出其狡獪陰陽之才先施之於

其父其母而後亦遂推而加之四海馴至殃流天下禍害相攻大道既失不可復治嗚呼此口說之存所以為強盜之存而作者特借宋江以誦畫之蓋言強盜之為強盜徒以惡心向於他人若夫口說存之人乃以惡心向其父母是加於強盜一等者也我觀遠行者必焚香而祝曰好人相逢惡人遠避蓋畏強盜之至也今父母孕子亦當焚香祝曰心存相逢口存遠避蓋為父母者之畏口說存之子真有過於強盜也者彼說存之人聞吾之言今定不信迨於他日不免有子夫然後知曩者其父其母之遭我之毒乃至若斯之極也嗚呼作者之傳宋江其識惡垂戒之心豈不痛哉故於篇終緊接李逵取娘之文以見粗鹵凶惡如李鐵牛其人亦復不忘源本然則存之為德下及禽蟲無不具足宋江可以不必屢自矜許且見粗鹵凶惡如李鐵牛其人乃其取娘陡然一念實反過於宋江取爺百千萬倍然則存之為德惟不說者其內獨至宋江不為人罵死不為雷震死亦當自己羞死也矣

李逵取娘文前又先借公孫勝取娘作一引者一是寫李逵見人取爺不便想到娘直至見人取娘方解想到娘是寫李逵天真爛漫也一是寫宋江作意取爺不足以感動李逵公孫勝偶然看娘却蚤已感動李逵是寫宋江權詐無用也易彖辭曰中孚信及豚魚言豚魚無知最為易信中字無為而天下化之解者乃作豚魚難信益久矣權術之行於天下而大道之不復講也

自家取爺偏要說死而無怨偏一日亦不可待他人取娘便怕他有疎失便要他再過幾時傳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觀其不怨知其不忠何意裨官有此論道之樂

丟在地下，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忽然又對土兵們道這廟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里去了。眾土兵道：多應這廟走入村中樹林裏去了。這里不怕他走脫，這箇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得去。都頭只把住村口。頻頻把住村口，四層着他便會神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土兵下殿去了。趙能趙得道宋江料定道：却不是神明庇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塑字號，不再說金身四只聽得有幾箇土兵在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里了。趙能趙得道趙能趙得道和眾人又搶入來，宋江簌簌地又把不住抖。趙能到廟前問道：在那里？土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箇塵手跡。飛來却是當面拾得一定是却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得是，再仔細搜一搜，看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時，宋江這一番料，真是幾乎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不曾翻過磚來。寫得眾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殿上殿來，殿上趙能道：多是在神廚裏，却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焗一焗看。焗得焗得，焗得焗得趙能道：只陣惡風，將那火把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却又作怪，平地裏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定嗔怪我們只管來焗，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我們且去罷。又跌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趙得道只是神廚裏不曾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棚一棚，趙能道也是來，搖得那殿宇岌岌地動，罩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起，趙能情知不好，叫

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眾人一開都逃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方跌有幾箇擲翻了的也有閃胸腿的，爬得起來，逃命走出廟門，只聽得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出於意外，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箇土兵跌倒在龍堦裏，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絕倒如此，死急事偏有本事，寫得一起一落宋江在神廚裏聽了，又抖又笑，九趙能把土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箇在前面的土兵，暗翻孟子的四字，令人絕倒，即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也。我活寫出小人在何處說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得小鬼發作起來，鬼發作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不喫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裏守定，眾人都望村口去了。無數奇峰只說宋江在神廚裏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廟拿，却怎能穀出村口去，正在廚內尋思，百般無計，只聽得後面廊下有人出來，上文無數奇峰，一齊盡猜測不出，宋江又抖道：又是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箇青衣童子，逕到廚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里敢做聲答應，請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應，請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三宋江聽得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神椅底下鑽將出來，看時，却是兩箇青衣女童侍立在牀邊，宋江喚了一驚，却是兩箇泥神，分明聽得三番相請，却借兩箇泥神，忽作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便活是鬼神，閃寫鬼神，便有鬼神，氣真是奇絕之筆。只聽得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齊齊躬身，各打箇稽首。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

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牆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裏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箇去處，早知如是，却不來這里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疑神似信，不信之筆。宋江行時，覺道香塢兩行，夾種着大松樹，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間平坦一條龜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實不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實不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草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滾滾雪般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得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櫺星門，宋江入得櫺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宋江尋思道：「我生居郟城縣，不曾聽得說有這箇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實不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繡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上，聽得殿上階前又有幾箇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豎，下面都是龍鳳磚階，青衣入簾內奏道：「請至宋星主在階前。」宋江到簾前，御階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內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擡頭，婉教四箇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下，殿上喝聲捲簾，數箇青衣早把珠簾捲起，搭在金鈎上，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覲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纔敢擡頭，舒眼，婉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執旌擎扇侍從。正中七寶九龍牀上，坐着那箇娘娘，身穿金縷絳紗之衣，手秉白玉圭璋之器，天然妙目，正失仙容。墨當歎神女感甄等賦筆，似此

絕妙好辭，令人敬愛交至。天然妙在妙目字，仙容句，妙在正大字，豈惟釋史未有，亦是諸書所無。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蓮花寶瓶，捧酒過來，斟在杯內，一箇爲首的女童，執杯進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又是一箇青衣捧過一盤仙棗，上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伸着指頭，取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有些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青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着三卷天書，度與宋江。宋江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勿忘勿世。」只因此等語，遂爲後人續貂之地，殊不知宋江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鄴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寫宋江用權詐獨不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從來相傳異書，悉以此語爲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來，出得櫺星門，送至石橋邊。依稀記得來時，有路寫得妙絕。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娘娘護祐，已被擒拿。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厨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時入夢不

說夢至出後始說此法宋江爬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好宋江把袖子裏摸時手內棗核三箇袖裏帕子包着天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裏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之後偏接一番烟霏雲捲之態極盡筆墨之致如

把着村口緊提此句真令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只見口裏叫道神聖救命神聖救命神聖救命在後也此皆作者特為叫聖之筆俗本乃作我們都是死也

父惟恐其子落草而終亦至於受盡驚嚇也寫宋江許多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
 孝行後偏寫出許多反襯之筆以深志宋江之惡逆也
 宋江道既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為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貨相送公孫勝道不
 消許多但只穀盤纏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裏打箇稽首別了眾人過金沙灘
 便行望蘄州去了眾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關下放聲大哭起來奇文亦是
 偏鐵牛是土掘坑裏鑽出來的何等天真爛漫活寫出純孝之人來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
 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箇老娘在家裏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
 我要去取他來這里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兄弟說得是寫晁蓋以我差幾箇人同你去取了
 上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也今宋江於已則一日不可
 子者乎寫得可恨可畏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
 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箇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
 不行移文書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疎失路程遙遠恐難得知你且過
 幾時打聽得平靜了去取未遲看權詐人焰顧不及處以表宋江之假也李逵焦燥叫道哥哥
 你也是箇不平心的人確確忠忠之道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餘他在村裏受苦
 兀的不是氣破了鐵牛肚子你的爺使宋江無辨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
 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箇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
 教李逵施為撼地搖天手來關巴山跳澗蟲畢竟宋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
 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七

聖嘆外書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粵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而忠恕一貫之義其不講於天下也既已久矣夫中心之謂忠也
 如心之謂恕也見其父而知愛之謂孝見其君而知愛之謂敬夫孝敬發於中心油油然
 不自知其達於外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不思而得中此之謂自謙聖人自謙愚
 人亦自謙君子為善自謙小人為不善亦自謙為不善亦自謙者厭然揜之而終亦肺肝
 如見然則天下之意未有不誠者也善亦誠於中形於外不善亦誠於中形於外不思善
 不思惡若惡惡臭好好色之微亦無不誠於中形於外蓋天下無有一人無有一事無有
 一刻不誠於中形於外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性之為言故也故之為言自然也自然
 之為言天命也天命聖人則無一人而非聖人也天命至誠則無善無不善而非至誠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不善其習也善不善無不誠於中形於外其性也唯上智與下愚
 不移者雖聖人亦有下愚之德雖愚人亦有上智之德若惡惡臭好好色不惟愚人不及
 覺雖聖人亦不及覺是下愚之德也若惡惡臭好好色乃至為善為不善無不誠於中形
 於外聖人無所增愚人無所減是上智之德也何必不喜何必不怒何必不哀何必不樂
 喜怒哀樂不必聖人能有之也匹夫能之赤子能之乃至禽蟲能之是則所謂道也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道即所謂獨也。不可須臾離，即所謂慎也。何謂獨？誠於中，形於外，喜即盈天地之間，止一喜，怒即盈天地之間，止一怒，哀樂即盈天地之間，止一哀，止一樂，更無旁念得而副貳之也。何謂慎？修道之教是也。教之為言，自明而誠者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庶幾矣。不敢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何也？惡其無益也。知不善未嘗復行，然則其擇乎中庸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必弗失之矣。是非君子惡於不善之於彼也。又非君子好善之如此也。夫好善惡不善，則是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必廢者耳。非所以學而至於聖人之法也。若夫君子欲誠其意之終，必繇於擇善而固執之者，亦以為善之後也。若失為不善之後也。若得則不免於厭然之揜矣。若失則庶幾其無祇於悔矣。聖人知當其欲揜而制之，使不揜也難，不若引而置之無悔之地，而使之馴至乎心廣體胖也。易故必津津以擇善教後世者，所謂慎獨之始事，而非大學止至善之善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固執之而弗失，能如是矣。然後謂之慎獨。慎獨而知從本，是獨，不惟有小人之揜，即非獨，苟有君子之慎，亦即非獨。於是始而擇，既而慎，終而并慎，亦不復慎。當是時，喜怒哀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從容中道，聖人也。如是謂之止於至善。不曰至於至善，而曰止於至善者，至善在近不在遠。若欲至於至善，則是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故曰：賢智過之為其欲至至善，故過之也。若愚不肖之不及，則為其不知擇善慎獨，故不及耳。然其同歸不能明行大道，豈有異哉？若夫止於至善也者，維皇降衷於民，無不至善，無不至善，則應止矣。不惟小人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為善，亦非止也。不惟為善為不善之非止也，彼君子之猶未免於慎獨之慎，猶未止也。人誠明乎此，則

能知止矣。知止也者，不惟能知至善之當止也，又能知不止之從無不止也。夫誠知不止之從無不止，而明於明德，更無惑矣。而后有定，知致則意誠也。而后能靜，意誠則心正也。而后能安，心正則身修也。而后能慮，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也。而后能得，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盡明德之量，所謂德之為言得也。夫始乎明終乎明德，而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全舉如此。故曰：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為能贊天地之化育也。嗚呼！是則孔子昔者之所謂忠之義也。蓋忠之為言，中心之謂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為喜怒哀樂之中，節謂之心。率我之喜怒哀樂，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忠。知家國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樂，無不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恕。知喜怒哀樂，無我無人，無不自然誠於中，形於外，謂之格物。能無我無人，無不任其自然，喜怒哀樂，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謂之天下平。曾子得之，忠謂之一，恕謂之貫。子思得之，忠謂之中，恕謂之庸。故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嗚呼！此固昔者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精義。後之學者，誠得聞此，內以之治其性情，即可以為聖人，外以之治其民物，即可以輔王者。然惜乎三千年來，不復更講，愚又欲講之，而悞或乘於遯世不悔之教，故反因讀釋史之次，而偶及之。當世不乏大賢亞聖之林，想能垂許於斯言也。

能忠未有不想者，不想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許李逵取娘，便斷其必不孝順太公，此不想未有能忠之驗。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斷其不殺養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想之驗也。此書處處以宋江李逵相形對寫，意在顯暴宋江之惡，固無論矣。獨奈何輕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殊不知忠恕天性，八十翁翁道不得，週歲哇哇却行得，以忠恕二字下許李逵，

正深表忠怨之易能非嘆李逵之難能也

宋江取爺村中遇神李逵取娘村中遇鬼此一聯絕倒

宋江黑心人取爺便遇玄女李逵赤心人取娘便遇白鬼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玄女是奸雄搗鬼李逵遇白鬼是純孝格天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遇神受三卷天書李逵遇鬼見兩把板斧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天書定是自家帶去李逵板斧不是自家帶來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到底無真李逵忽然有假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喫仙棗李逵取娘喫鬼肉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不願見子為盜李逵娘不見子為官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取爺還時帶三卷假書李逵取娘還時帶兩個真虎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爺生不如死李逵娘死賢於生此一聯又絕倒

宋江兄弟也做强盜李逵阿哥亦是孝子此一聯又絕倒

二十二回寫武松打虎一篇真所謂極盛難繼之事也忽然於李逵取娘文中又寫出一夜連殺四虎一篇句句出奇字字喚色若要李逵學武松一毫李逵不能若要武松學李逵一毫武松亦不敢各自興奇作怪出妙入神筆墨之能於斯竭矣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說話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喫酒

股上一朴刀糊糊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妙絕○若不認得只問自己○幾於
 那漢在地下叫道爺命饒你孩兒性命與命孩兒等字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
 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厮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又姓張絕倒不知不是真的黑旋
 風我分疏絕倒○向真黑旋風一何可笑為是爺命江湖上有名目提起爺命大名鬼也害怕鬼也害怕
 因此孩兒盜學爺命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
 撇了行李逃去了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
 住取江取爺村中遇神李逵道耐這厮無禮却在這裡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
 學我使兩把板斧見無知小兒動筆便擬高峯王孟諸家詩體可謂學使板斧矣○每且教他先
 喫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命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李逵一
 然又殺兩個筆不從人問來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
 道孩兒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命大名唬嚇人
 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絕妙奇文○強盜之假者偏會假說此又順借李鬼之假以此篇全是
 也之假其實並不曾敢害了一個人如今爺命殺了孩兒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李逵觀此言疑非
 李逵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魔君聽得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
 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勝正與宋江不許取娘一段對看罷罷我饒了你這厮性
 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頭便拜笑好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
 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命名目在這裡剪徑李逵
 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許李逵取娘便是宋江一生供狀寫得

真然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道這厮却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
 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天地也不容我再說一遍與上文宋江對看○兩句天地不容
 江殺宋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一片忠懇寫得妙絕○兩句天地不容
 四下里都是山徑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
 李逵見了逕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髻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
 鉛粉之極讀之一笑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孀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着酒店我與你
 幾錢銀子央你回些酒飯喫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日看慣之人也○做了他半世老
 認得絕倒不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喫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
 些個正肚中饑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喫那婦人向厨中
 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擲手擲
 脚從山後歸來之必非養娘之人哉定結亦何以知李鬼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
 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里閃閃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見了你
 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日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着一個
 你道是誰絕倒○原來他正是我原來我猜盡天下人亦猜不着他可知道是我○遠便
 早猜也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撞着我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之倒猜妻也
 每用此言矣糊糊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宋江你殺我一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
 我便假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
 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淨處睡

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文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繞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喫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似在這裏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又饒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這個正是天不容妙絕地凡三言之孝順之道必須則一轉董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待出門被李逵劈鬚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文格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透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便不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逵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細都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好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喫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癡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喫可自喫鬼肉亦可云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抓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喫喫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比及趕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逵逵到家推開門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牀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牀上念佛眼便令下文深山計水情景都有且被虎喫後更不疑到偶然畫出村裏老樞來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喫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嘗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文與暗作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是宋江對人假說李逵對娘假說人對方法對娘假說是真盜對子方也李逵應道鐵牛

如今做了官之文官乎武官乎前云個將軍然則是武官也古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至前路絕妙之文體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又孝子之吾聞以子養不聞以盜養此宋江公孫之別也久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也又聞以飯養不聞以官養此李家弟兄之別也久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弟之真正孝子定是佛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只知持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千萬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開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然則做了官無疑所謂名臣者其子不敢斥言之也讀孟子曰今之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補得說他兄弟已十有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會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李鬼不殺亦幾乎被人捉去賺三千貫也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錢捉他你這厮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籠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牀上管子之感飽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在此千古真兄弟今李逵之贈其兄也曰我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起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牀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其言真是鐵牛真是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引下却說李逵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

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不見家母乃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喫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隨筆收捲上文便更入下文也是衆人不見了李逵都沒做理會處李逵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里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這里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背着娘只透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入下文好手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里討口水來我喫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喫娘道我日中喫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烟發火出正是肯毒水之根也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喫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歇歇之根李逵看看捱待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揷了朴刀在側邊寫得歇歇之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喫李逵聽得溪間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了兩三處山脚開聲可知其久痛來妙絕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喫了幾口了前烟發尋思道又是好怎生能敲得這水去把與娘喫立起身來東觀西望一回是好遠遠地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一回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撥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倒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動一好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撥出前面石塔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一回是好一拿了再到溪邊一好將這香爐水裏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一好挑了半

香爐水雙手擎來重哩知再尋舊路來七夾八走上嶺來一好到得松樹邊石頭上松樹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揷在那里見娘下李逵叫娘喫水三好無窮然純孝之聲杳無踪跡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四奇文李逵一好無窮然純孝之聲杳無踪跡叫住眼四下里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團團血跡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許多宋江許多妙字看李逵趕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血跡引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里一線人腿腿亦復映射成趣李逵把不住朴刀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為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里倒把來與你喫了不服李逵之孝分明接太公在山寨快樂而不能不來宋江之陷那鳥大蟲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鬚早豎起來不抖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棚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棚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棚死了一個好那一個望洞裏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棚死了小虎引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此處又虎穴在得虎看他也既殺虎目寫出兩樣文字無二筆相近非異歸洞鑽入武松打虎在洞是精細寫來都是武松不肯做如虎未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畜畜喫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中那母大蟲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將入去耐物從何知妙絕不武松文便把後半截身軀坐一戮武松耐物從何知妙絕不武松文便把後半截身軀坐色加一戮武松耐物從何知妙絕不武松文便把後半截身軀坐洞裏趕將出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

不知何處去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
 了後却明白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
 出得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
 弔睛白額虎來之妙絕那大蟲望李逵聲猛一撲亦寫撲○武松文中一撲一揪一剪都般過是
 不得李逵也更耐不得那大蟲望李逵聲猛一撲亦寫撲○武松文中一撲一揪一剪都般過是
 力死搏更無一毫耐不得武松計純乎不是武松妙絕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蟲勢力手起一刀
 正中那大蟲領下李逵又只如此那大蟲不會再掀再剪與武松文異一者護那疼痛二者
 傷着他那氣斃那大蟲退不設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岩下那李逵
 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武松不肯大膽已無
 有踪跡李逵也困乏了只此句與武松時同俗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武松不肯大膽已無
 次日早晨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刺的骨殖把布衣衫包裹了武松不肯大膽已無
 聖廟後掘土坑葬了葬之以禮李逵大哭了一場寫得生盡其愛養盡其勞盡其誠哭肚裏
 又飢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武松不肯大膽已無
 在那里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將下嶺來眾獵戶喚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
 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逵見問自肚裏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
 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說說罷編寫宋江信義備愈見其權作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
 來因我娘要水喫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蟲把我娘拖去喫了我直尋到虎窩裏先殺了兩個
 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方纔下來眾獵戶齊叫道不信你一個人如
 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個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
 小可我們為這兩個畜生不知都喫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

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間人說他會說沒來繇哄你做甚
 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着與你就帶些人去扛了下來眾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
 重重的謝你却好也眾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撓鈎槍棒跟着李
 逵必聚起衆人必拿槍棒以反觀李逵在後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
 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蟲死在山岩邊一隻雄虎死在泗
 州大聖廟前眾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蟲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眾人扛擡下嶺就邀
 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里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
 上那人會充縣吏家中暴有幾貫浮財專在一鄉放刁把纜初世為人便要結幾個不三不四
 的人恐唬隣里極要談忠說孝只是口是心非着宋江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
 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虎的緣繇李逵却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喫因此殺死大蟲的
 話說了一遍眾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答道我姓張無名只喚做張大膽
 非朱貴教之不能看也異日改殺只是姓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膽壯士不恁地膽大如何殺得
 四個大蟲一壁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且說當村裏得知沂嶺殺了四個大蟲擡在曹
 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關得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搜隊都來看虎引八見曹
 太公相待着打虎的莊士在廳上喫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文情如環無端隨筆盤舞而出
 看虎之禮耳只圖逃在前村爹娘家裏隨着眾人也來看虎却認得李逵的模樣思李鬼不見
 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叫做梁山泊黑
 旋風李鬼平極○寫李鬼妻只重在殺其妻亦燒房屋黑旋風乃指其名耳實不知有出榜賞錢

事之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了人的
李達始出李達○思妻只重昨日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官司
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却走在這里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
急的到里正家裏正說道個殺虎的壯士正是嶺後百丈村裏的黑旋風李達見今官司着落
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却不妨要拿他時也
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會來李鬼家做飯喫殺了李鬼曹
太公道既是如是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却問他今番殺了大蟲還是要去縣裏請功還是要
村裏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裏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里却
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與衆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來
款住李達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莊士解下腰間腰刀放過朴刀
寬鬆坐一坐寫老奸巨猾活現李達道好好我的腰刀已糊在雌虎肚裏了只有刀鞘在這里編手成
妙若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裏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
達解了腰間刀鞘并纏袋包裹都遞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過一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大
壺酒來衆多太戶并里正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鐘只顧勸李達曹太公又請問道不知
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里討些齎發李達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個偶然殺了這
高猛虎不須去縣裏請功只此有些齎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輕慢了莊士
少刻村中斂取盤纏相送我這里自解虎到縣裏去李達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蓋曹
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衲襖黑大漢穿青布就與李達換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

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李達把盞作慶一杯冷一杯熱李達不知是計只顧開懷暢飲
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達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
下放翻在一條板凳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凳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裏報知就
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枝狀子好此時開動了沂水縣裏知縣聽得大驚連忙陞廳問
道黑旋風拿住在那里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答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太戶
家爲是無人近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李雲上廳來分
付道沂嶺下曹太戶莊上拿住黑旋風李達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闕動村坊被他走
了二反引李雲都頭領了台旨下廳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各帶了器械便逢沂嶺村中來這沂
水縣是個小去處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二正引說道拿着了閑江州的黑旋風如
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
道這黑廝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爲他誠恐有失差我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喫拿了
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頭一身
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兩個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
李雲日嘗時最是愛我嘗嘗教我使些器械我却有個道理對他只是在這里安不得身了今
晚煮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
火家挑着去半路裏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達
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喫酒便麻翻了
終久醒得快非寫難於用計相救正爲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身不得朱貴道兄

弟你在這里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裏內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里好不然何李雲不會喫酒時肉裏多糝些逼着他多喫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捎在車兒上家中麪物都棄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了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且說朱富朱貴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喫肉的也教他着手因文有李雲不喫酒便糝放肉內一句便又生出或有不喫兩擔酒肉兩個火家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菓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喫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馬上看看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九桶內各一壺酒來斟一大鐘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馬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喫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李雲推知不過畧呷了兩口畧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喫不得了不惟不喫酒并不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裏也餓了雖不中喫胡亂請些也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懇懇只得勉意喫了兩塊只喫兩塊一總為留得李雲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并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鐘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喫酒這夥男女那里顧個冷句熱句

好喫句不好喫句酒肉到口只顧喫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喫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貴兄弟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喫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酒肉與你喫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土兵喝叫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顫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好向前不覺自家也頭重脚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好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趕這夥不曾喫酒肉的莊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擗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無禮他是我的師父為人最好你只顧先走好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趕上手起一朴刀先擗死曹太公好并李鬼的老婆好續後里正也殺了好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昧價擗將去好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擗死了好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都往深野路逃命去了好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朱貴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逵方纔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到了兩件衣服穿上好三個人提着朴刀便要從小路裏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好他醒時如何見得知縣必然趕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好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好且是為人忠直好等他趕來就請他一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好免得教回縣去喫苦好朱富道兄弟你也見得是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好留李逵在路傍幫你看他好朱富道這自然了當下朱貴前行去了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傍邊等候果然不到一箇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趕來大

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得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鬪李雲恐傷朱富四字寫出李逵平生一片之心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畢竟黑旋風鬪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卷之四十八

聖歎外書

第四十三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以上宋江既入山寨一切線頭都結矣不得已生出戴宗尋取公孫別開機扣便轉出場雄石秀一篇錦繡文章乃至直帶出三打祝家無數奇觀而此一回則正其過接長養之際也貪遊名山者須耐仄路貪食熊蹯者須耐慢火貪看月華者須耐深夜貪見美人者須耐梳頭如此一回固願讀者之耐之也

看他一路無數小文字都復有一丘一壑之妙不似他書一望平原而已一部收尾此篇獨居第一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鬪李雲兩個就官路旁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招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纔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嘗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多少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

回還我想他回蓆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味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寔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眾人次早打扮做承局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蓆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點綴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些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不甚分明正妙死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鎗已下文回看始詳其狀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聲神行大保得奇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膀闊好漢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莊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甚好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不冷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好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嘗因此喚一聲看之回也穿接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為公孫勝先生回蓆州去查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蓆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蓆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帶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

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為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一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行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奇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耐我到李達矣此句早已想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並無妨得李達後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李達後兩個於路間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神行二字已是奇想兩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引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管嘗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為山勢秀麗水遶峯環以此喚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捧着兩簞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神行人故妙你兩個是甚麼鳥人那里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話而不信讀好文字而不解皆呆鳥也好着筆管鎗搶將入去那兩個好漢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住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長一個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長一個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

問道這兩個莊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為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會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却在這裡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間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與各說其所知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忙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鄧飛道我這兄弟我這兄弟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噴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哥姓裴名宣出二一人因二庵又生出一人真是行文省力法亦大難事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極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面孔目亦會拈鎗一使棒二舞劍三輪刀四智勇足備為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里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刀四事此贊又抽出一件獨讓年長見在山寨中為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戴宗楊林卸甲馬騎上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

暗喜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相請戴宗正面坐了次是楊林裴宣鄧飛孟康五籌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人如何招賢納士仗義疎財何如眾好漢如何同心協力何如八百里梁山泊如何廣闊何如中間宛子城如何雄莊何如四下里如何都是茫茫烟水何如如何許多軍馬不愁官兵來捉何如只管把言語來說他三個寫得錯裴宣回道小弟也有這個山寨何如也有三百來匹馬何如財賦也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何如也有三五百孩兒們何如也有三五百來匹馬何如引薦於大寨入夥也有微力可效何如也有三五百孩兒們何如也有三五百來匹馬何如物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同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眾人大喜酒至半酣移步至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何如也恐難收羅故借戴宗每公孫作線便順手串出四五采道山杳水匯真乃隱秀何如也恐難收羅故借戴宗每公孫作線便順手串出四五材小廝們世在這里屯扎後被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眾皆大笑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助酒看特寫舞劍極力要寫作加意之筆戴宗稱讚不已至晚便留到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學道人必在山間林下不住城裏妙論使今之學道之人皆不在山間林下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他好生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遠村坊街市訪問人時

亦無一個認得先生兩個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不然若使有」
足以稱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
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利居住，先生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
來，接過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緞子
采繪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劄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一般身花綉，兩
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鬚鬚，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
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奈他做兩院押
獄兼充市曹行刑劄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關索楊雄。當時楊
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裏決刑了回來，衆相識與
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蓋只見側首
小路裏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為頭的一個叫做踢毬羊張保，揚志被牛所苦，楊雄為羊所困，皆非必然之事，只是借勺水與
耳洪波這漢是薊州守禦城地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裏城外時嘗討閒錢使的破落戶漢子，
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為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却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
他賞賜得許多段疋，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喫得半醉，却好趕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
口把蓋，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
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
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的，怎麼是
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刀，我與你軍備有司，各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闕，先把花紅

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
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
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初成騰甲，隱隱
起而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揮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
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春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
大怒，性發起來，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擡翻在地，那幾個破落戶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
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一對拳頭，擲梭相似，
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數語救正，楊雄非一張保，便因楊雄亦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
來，一直走了，之，沒毛牛之必至，於死，引不出石秀耳，須知行文，也踢殺羊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
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活畫，只此已足，顯楊雄也，行文，都無浪筆，須知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
甚好，一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厮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
真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便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
一個巷內，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子，得親熟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
柴擔，好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又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個
也是外鄉人，因見莊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
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寔是不
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是兄弟，怎如此說？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偕上，戴宗、楊林一
帶坐了，那漢坐在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

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且叫這幾個弟兄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一明明陪前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幫也

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山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卸去戴宗亦是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先伏斷頭小巷石秀上文楊雄趕張保入一頭小巷來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里井水又便可做作坊點染成一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焗管焗管絕不得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糕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猪圈趕上十數個肥猪選個吉日開張肉鋪眾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

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翻出浪瀾來疑其腕中有鬼也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猪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舖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火亦藏過了絕世奇文令人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肚裏便省得了石秀錯用心也却偏說他精細便自心中村道嘗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好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一定背後有話說又見我兩日不回必然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長遠心的人此則又文章家之隨手風雲腕中神鬼也石秀已把猪趕在圈裏一事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事細細寫了一本清帳事從後面入來此亦為後日作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之也鄰子竊鐵自古而然請石秀坐定喫酒

壇場巧音歌唱族姓子女履為交錯僧尼無分笑語不擇於慚愧法無慚無愧受戒法者如來制戒分性與遮戒廣淵是為一切法身大士所遊戲處遮戒謹嚴則為七眾同所受持若或有人持於遮戒通達性戒是名合道芬陀利華若不通於性戒妙義但著袈裟細視徐行直不得名持遮戒也受戒之法釋迦世尊為大和尚彌勒菩薩作教授師文殊尸利作羯磨師初不聽許盲師瞎眾自相歎譽網羅士女作已眷屬交通閨房僧俗相接密坐低語招世毀謗至如近世佛教濫觸更有一切慶佛誕生開佛光明燒船化庫求乞法名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競共興作惑亂世間妖比丘尼穿門入室邀諸淫女寡女處女連袂接履招搖梵刹廣起無量不淨諸行尤為非法惱亂如來夫釋迦者二月八日沸星出時降生皇宮二月八日沸星出時成菩提道二月八日沸星出時轉大法輪二月八日沸星出時入於涅槃其餘一切諸大菩薩無不各各先一日生後一日滅何嘗某甲於某日生某甲某日如世俗事若為如來開光明者如來已於無量劫來開大光明五眼四智種種具足何曾有人反以光明施與如來若謂如來教人營福燒化船庫寄來生者如來法中訶責三葉食為第一是故現世國城妻子猶教之言汝應棄捨何得反與妖妄之論謂來世福今世可求若謂如來聽諸女人求法名者如來在時尚禁女人不得來於僧伽藍中何嘗廣求在家女人圍繞於已至如經中末利夫人韋提夫人舍脂夫人德髮夫人兼大誓願來從佛學亦皆仍其舊時名字何曾為其別立異名世間當知如是種種怪異之事皆是惡僧為錢財故巧立名色既得錢財必營房室營房室已次營衣服廣於一身作諸莊嚴作莊嚴已恣求淫慾求淫慾時何所不至破壞佛法破壞世法破壞營住破壞

檀越如是惡僧於現世時如來象教應時必滅是以世尊於垂涅槃勅諸國王大臣長者一切世間菩薩大人欲護我法必先驅逐如是惡僧可以刀劍而斫殺之彼若避走疾以弓箭而射殺之在在處處搜捕掃除毋令惡種尚有遺留是則名為真正護法是則名為愛戀如來是則名為最勝供養是則名為眾生眼目若復有人顧瞻禍福猶豫不忍是人即為世間大愚可憐憫者一切如來為之悲哭譬如莊士展臂之間已墮地獄不可救拔嗚呼傷哉安得先佛重出於世一為廓清令我眾生知是福田為非福田不以此言為河漢也

西門慶一篇已極盡淫穢之致矣不謂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穢又復極盡其致讀之真似初春食河魴不復信有深秋蟹螯之樂及至持螯引白然後又疑梅聖俞不數魚蝦之語徒虛語也

王婆十分研光以整見奇石秀十分賤科以散入妙悉是絕世文字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道說叔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付物叔叔一定心裏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明日講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老漢當時喫了幾杯酒並些素食收過不提明早果見道人桃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

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多寫許只見那淫婦堂相見三字總是那淫婦那賊禿那一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手捉香爐，拈香禮佛。眼裏寫不堪那賊禿越逞精神，搖着鈴杵，唱動真言。眼裏寫不堪那一堂和尚，見他兩個並肩摩倚，這等模樣，也都七顛八倒。眼裏寫不堪淫婦也掩着口笑，面喫齊。佛事寫出不堪兩個處處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瞧料了足，有五分來不快意。此以前四眼字寫出不堪衆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觀錢。佛事寫出不堪潘公致了不安，先去睡了。衆僧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佛事寫出不堪石秀不快，此時真到六分。六分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眼裏寫不堪那淫婦一點情動，那里顧得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敲動事，把些茶食菓品煎點，那賊禿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衆禮三寶。許多佛事寫出不堪追薦到三更時分，衆僧困倦，那賊禿越逞精神，高聲念誦。那淫婦在布簾下，久之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媛請海師兄說話。那賊禿一頭念誦，一頭趨到淫婦面前。賊禿這淫婦擒住賊禿袖子。淫婦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反囑賊禿道：做哥哥的記得，只說商量出來，使板壁絕倒，要還願也還了好。賊禿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賊禿淫婦把頭一搖道：這個休他則甚，並不是親骨肉。淫婦淫極也乾兒賊禿道：他地小僧却纔放心，一頭說，一頭就袖子裏捏那婦人的手。淫婦假意把布簾來隔，那賊禿笑了一聲。淫婦眼裏自出去判斛送亡。到底事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瞧得着，已看到七分了。七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

了這個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去作坊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那賊禿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淫婦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裏面坐地，便叫點茶來。淫婦謝道：夜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賊禿道：不足挂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裏見在念經，只要寫疏一通，就是淫婦便道：好好忙叫姪媛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待，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賊禿道：乾爺正當自在，淫婦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裏，只要證明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淫婦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為願，明日只得要去。淫婦就取些銀子，做功德錢與賊禿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利討素麵喫。賊禿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裏安歇，起來宰猪趕趁，是日楊雄至晚方回。婦人待他喫了晚飯，洗了脚手，却放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里證盟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一路都寫淫婦性只是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真怪，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梳頭，裏脚，洗頭項，薰衣裳，迎兒起來尋香盒。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淫婦起來梳頭，裏脚，洗頭項，薰衣裳，迎兒起來尋香盒。潘公起來買紙燭，討轎子，俗本都如此。石秀自一早晨，願買賣也不來管。

他極其飯罷把迎兒也打粉子好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好來對石秀道相煩叔叔好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當招管丈丈但招管嫂嫂多燒些好香絕早早來石秀自瞧科八分了八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轎子親送一徑望報恩寺裏來這賊秃已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淫婦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賊秃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眾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證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引到水陸堂上引已自先安排下香花燈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淫婦都道了萬福參禮了三寶賊秃引到地藏菩薩面前引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紙請眾僧自去喫齋着徒弟陪侍那賊秃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一引把這淫婦引到僧房裏深處引預先都準備下了引叫聲師哥拿茶來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鏡器蓋內硃紅托子茶也却於半句中間好出之妙俗子何知筆絕細好茶喫罷放下蓋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裏引引四琴光黑漆春臺挂幾幅名人書畫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佛滅度後未惡世中有惡此種破非律器血彈琴燒香藏書翰墨如是惡人出時能令佛法應時速滅何非律儀故消願願推法出典於世還俗策使其諸大法者居士善男信女見此惡人若復有為佛公於願福聽信如來之所付託則為一切諸佛歡喜則為大地獄妻不負長出大藏附識於此潘公和女兒一臺坐了賊秃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淫婦道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賊秃道妹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賊秃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齊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喫筋麵了去師哥快搬

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嘗裏藏下的希奇果子異樣茶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淫婦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賊秃笑道不成禮數微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賊秃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好賊秃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塔喫老兒道甚麼道理賊秃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好胡亂告飲一杯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勸了幾杯好那淫婦道酒住有喫不下去了賊秃道難得娘子子竟稱好娘到此再告飲一杯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賊秃道乾爺不必記挂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酒好乾爺放心且請開懷多飲幾杯原來這賊秃為這個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喫夾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個冷淨房裏去睡了這里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一杯那淫婦一者有心二來酒入情懷便覺有些朦朧朦朧上來口裏嚮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喫酒做甚麼活賊秃低低告道只是敬愛娘子活淫婦便道我酒是罷了活賊秃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活淫婦道我正要看佛牙了來活淫婦看了先自五分歡喜淫婦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引却是那賊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淫婦看了先自五分歡喜必淫婦也笑道你便討一個不得針淫婦道那里得這般施主淫婦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賊秃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賊淫婦便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淫迎兒自下得樓來去看潘公賊秃把樓門關上淫婦笑道師兄你關我在這里

怎的便是不知怎這賊秃淫心蕩漾向前樓住那淫婦說道我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為你下了
兩年的路的脚試猜之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個淫婦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
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賊秃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那淫婦張着手說道
賊秃家倒會纏人我老耳刮子打你甚淫賊秃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
手甚賊那淫婦淫心飛動便樓起賊秃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甚淫賊秃便抱住這淫婦向牀前卸
衣解帶了其心願佛牙迷入血盆好半日如登山入廟極其不堪其好半日之不堪也兩個
雲雨方罷那賊秃樓住這淫婦說道你既有心於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
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設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僧那淫婦便道你且不要
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家的人一個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每日
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他不在家時便撥一個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為號你便入來不妨
只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覺却那里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聲叫
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賊秃聽了這話大
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里自有個頭陀胡道人我自付他來策望便了淫婦道我不
敢留戀長久恐這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那淫婦連忙再整雲鬟重勻粉面
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麪已在寺門前伺候那
賊秃直送那淫婦到山門外那淫婦作別了上轎自和迎兒潘公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賊秃
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
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涼齋飯賊秃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

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嘗又承師父的恩惠
賊秃道我看看你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刺你為僧這些銀子權且將去
買些衣服穿着原來這賊秃日嘗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
誦經得些齋襯錢禪起一覺便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
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即當向前賊秃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
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不說我要和却約定後門首但有香桌兒在外時便是教
我來我却難去那里楚若得你去看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
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向一頓
如活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針線來一次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
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念起佛來裏面這淫婦聽得了便出
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
省睡妙晚間宜燒些香妙佛天歡喜妙那淫婦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
施他布日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淫婦說道小道便是海師父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先來
探路淫婦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桌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個胡道把
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淫婦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奴才但
得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善却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監裏上宿
這一日倒是迎兒巴不到晚早去安排了香桌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情如小兒寫奴不知人
本誤俗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喫一嚇絕之絕奇勸事如性

絕俗本皆失一嚇妙道誰令小兒寫性情如活來那人也不答應如這淫婦在側邊伸手便扯去他頭中露出光頂來輕輕地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詩絕妙絕之好文俗本皆兩個廝樓廝抱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個當夜如膠如膝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極其雅馴也却快活淫戲了五七遍極其不得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絕高聲念佛賊秃和淫婦一齊驚覺如活俗本盡誤那賊秃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淫婦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賊秃下牀淫婦替他戴上頭巾文俗本誤迎兒開了後門簾絕如活妙去了自此為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賊秃便來家中只有這個老兒未晚先自要睡迎兒這個了頭已自做一牀了極極只要瞞着石秀一個那淫婦淫發起來那里管顧這賊秃又知了婦人的滋味便似攝了魂魄的一般這賊秃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里管顧這賊秃又知了婦人的久因此快活往來戲耍將近一月有餘錯又且說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防裏歇宿嘗有這件事挂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會見這賊秃往來先反妙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又關緊又審只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九分了九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里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寫石秀又作三番第一番聽得第二當是十二月中旬之日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眾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關門筆石秀瞧到十分作者乃特與十分照科之相

對俗本悉行改失何也恨道哥哥如此豪傑却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豬出去門前挂了賣個早市細有此間飯罷討了一遭除錢細有此間中前後看他寫出天明飯罷日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道我嘗為官事忙併不曾和兄弟快活喫三杯且來這里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僻淨閣兒裏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是石楊雄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是楊兄弟你心中有些什麼不樂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是石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是楊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的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石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個賊秃海閣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廝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四字問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是石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廝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拿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是石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個虞候叫楊雄道偏生出妙別樣那里不

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釐味心天誅地滅石秀其人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
不敢留他蘇他自去了這石秀却只在近巷內蘇巷尋個客店安歇貨了一間房住下石秀却
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
心中恨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
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出去石秀
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
刀悄悄開了店門徑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交好五更時候只見那個
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疾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
去頸子上閣着疾低聲喝道嘖你不要爭扎若高做聲便殺了你妙你只好實說海和尚
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閣黎和潘公女
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為號喚他入鉢奇五更裏却教我來敲木魚叫
佛喚他出鉢奇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之精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魚響
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極頭陀手裏先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
被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賊賊成竹斃妙真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綴護膝妙
一邊插了尖刀妙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之奇那賊禿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
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賊禿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
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絕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疾按住喝道不要高做
聲高做聲便殺了你妙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絕那賊禿知道石秀那里敢爭扎做聲被石秀

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極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棚死了三四可又
却把刀來放在頭陀身邊極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棚死了三四可又
回客店裏輕輕地妙開了門進去悄悄妙關上了精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
糕粥的王公其日五更挑着擔糕粥點着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
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
這里絕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點火
焰時只見遍地都是血奇兩個屍首攬在地上眾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
禍從天降災向地生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昭和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夜了 柳田泉記

明治十六年四月十一日翻刻御届
同年七月出版

出版人

札幌縣士族

伊達邦成



札幌縣下膽振國有珠郡紋鼈村
神奈川縣平民

兒島治平



神奈川縣下相模國高坐郡大谷村五拾番地

東京府平民

内野彌平治



東京府下芝區宇田川町拾番地

